

「明宮三案」現後廷暴戾

祝 勇



在紫禁城的歷史上，乾清宮無疑佔據着重要的位置。奉天殿（太和殿）固然重要，是王朝舉行各種大典的場所，是王朝政治的重要舞台，但那些都只是顯露在外的部分，一切都看上去光明正大，因此乾清宮的「光明正大」匾，掛在奉天殿（太和殿）內才對。而後廷——尤其是作為皇帝寢宮的乾清宮，則是海平面下的世界，所有不「正大」、不「光明」的事件都在那裏發生。那裏怪石嶙峋、水流湍急，卻真正地决定着王朝的命運。像紅丸案、移宮案，雙方的勝敗，都只在毫釐之間，但這裏的毫釐之誤，到奉天殿（太和殿）的就會變成千里之別。假如朱常洛像後來的朱由檢那樣，對他人進獻的絕世艷妹毫不動心，他或許就會贏得時間將他的新政持續下去；假如王安、楊漣沒有在第一時間搶走朱由校，那麼朱由校就會成為李選侍的「兒皇帝」，朝廷就會落入李選侍的掌控之中。因此，乾清宮絕對不只是一個只供皇帝睡覺的地方，那裏是紫禁城的真正核心。

在「明宮三案」中，鄭貴妃、李選侍都以主角的身份出現。她們都不是皇后，卻以各自的身份干預了歷史，以至於我們今天談論明史，就不能不提到「明宮三案」。她們是皇帝的無數妻妾之一，《明皇祖訓》規定，「凡皇后，止許內治宮中諸等婦人，宮門外一應事務毋得干預」。內廷之外的事務，連皇后都不能過問，更不

用說其他妃嬪了。但歷朝歷代，「枕頭風」都是有威力的，而鄭貴妃，不只利用「枕頭風」，連殺手都用上了，為了自身的榮寵，可謂無所不用其極。明代「宮鬥」，也在她的手上被推到了極致，連皇帝都沒有放過。但歸根結底，她們仍是皇權政治的犧牲品，因為這一夫多妻的制度，本身就是摧殘人性的，是皇權政治的一部分。這制度，使得粉黛如雲的後宮，淪為人間最殘忍的沙場，無數婦女兒童被裹挾其中，有的甚至屍骨無存。而《閨範》《女鑒》這類的「女德」教育，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罷了。「明宮三案」，不過是這非人性的制度上開出一朵「惡之花」而已。後廷的兇殘暴戾，也不過是對前廷的兇殘暴戾的翻版而已。

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，來自女人的報復，終會讓這種為皇帝設置的制度傷及皇帝自身。

李選侍後來活得很長，一直活到清康熙十三年（公元一六七四年），享年八十歲左右。

鄭貴妃也得了好死——她在朱常洛命喪紅丸的十二年後，即崇禎五年（公元一六三二年）在寢宮裏平靜死去。

沒得好死的，是她的心肝寶貝——福王朱常洵。傳鄭貴妃死去九年後，朱常洵在洛陽被李自成起義軍活捉，刮乾淨身上的毛，撥掉了所有的指甲，又用藥水灌腸排去糞便，裏裏外外收拾乾淨，和幾頭鹿一起下了油鍋，被起義軍炸着吃了，稱：「福祿（鹿）肉」。（「乾清疑雲」之五，題為編者所加。）

鄧芬忘年之交鄧爾雅

劉 季



鄧芬少時非常欽羨鄧爾雅之丰神俊朗，才華洋溢，嘗於師友錄中有如下敘述：「鄧精篆隸金石刻畫，一時聲價，仕林多許之。雨亭從兄既屬其弟子，則更交遊密切矣。當余童年睹其洋服，剪去辮子，體裁短小精幹，與陳師仲雙雙如日本人，態度丰神，思之羨仰不暇也。時啓明學校教員杜純庠叔叙秉文二人，翩翩俗世佳公子，在金間文酒之會，座無公不樂也。」

上世紀三十年代，鄧芬客寓香港，經常出席藝文界友好於陶園酒家舉行之文酒之會。陶園酒家乃胡少遽所經營者，是文化藝術團體集場所。當年鄧芬與胡少遽、張雲飛、黎工伙等雅聚，書畫聽樂，他們與鄧爾雅同是「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」會員，常有聚會，後來鄧芬與香港書畫文學社社長杜其章，書法篆刻家羅叔重等酒招中重遇鄧爾雅，殷切話舊，更蒙其忘年友愛指導，奏刀刻印，鄧芬更稱許其治印，布白風格，別具創見。一九四二年壬午秋冬之際，鄧芬即將舉家離開香港，還家羊城，臨別依依，鄧爾雅曾刻印兩枚以贈存念，印文為「無可無可居」。

據鄧芬憶述：「祖居易主即遷東橫街舊日里中，老交遊比較疏闊，惟眉叔先生與蔡素文仍與先父親匿，昕夕過從焉。余因在宣統元年就學南京後，荏苒廿數年，後於香港陶園酒家胡少遽之酒招書畫聽樂時，如黎公傾張雲飛傅善禪輩，數年後又得杜其章羅叔仲等人於文酒會上與季羽先生接承，以忘年友愛指導至多，且話舊殷殷，更加親恰矣。於是相從成為友誼，日益無事不談，無談不盡，不覺三十餘年，

相知在畫，況每為奏刀作小章。嘗憶癸亥甲子間，鄧在潘至中宅，終日埋頭治印，時余等『癸亥合作畫社』十四友，新合作第一次禺山畫展時，曾多謝其贈印數枚，其治秦璽文與李尹桑別異，而漢印則較黃士陵牧父為輕薄，羅孝述曾論之謂為有意求工云。惟季羽先生平素愛刻印，力主布白，故風格甚創見也。」

鄧芬與鄧爾雅婿客甥甥（佳婿也）黃般若也是知交，常有過從，從以下信函可知二者深厚的友誼，同時也透過與黃般若的聯繫向鄧爾雅問候。（黃般若，名鑒波，字般若，廣東東莞人。幼從叔父黃少梅習畫。對傳統的國畫藝術有深入的研究，是「廣東國畫研究會」的中堅分子，擅長臨摹古人花鳥，也精於畫論和鑒藏。後期師法自然，以山水為主，在水墨運用上敢於探索，大膽創新。）

一九五〇年庚寅鄧芬致畫盟黃般若書：

「般若吾兄畫盟：新年事康，兩者迪吉，恕不再作套語，前展售拙作，承足下諸為吹噓，不會失忘，亦友生間嘉惠所致也。重訂各件尚未成文，一俟完滿結了，後當以小件三兩奉奉酬，並請大正者希厚之。芬四處尋訪任真漢住址，今尚未得到其地區，如足下知之，可否函示，免為旁人說長短也。如何？不多贅，即頌春祺 全府均好 爾近過時新代致候不一弟雲殊芬百拜季友緯孟德芬諸君子地址何處，亦並請多示一二所在處為盼又及芬手 書 庚寅正月人日」

一九五四年甲午秋，鄧爾雅年七十八歲，因癌病死於香港亦蔭街廿五號寓所，殯殮執紼者多濟濟之士，火葬後散播骨灰鯉魚山南海洋中。

（下）

試鋤

任林舉



一把鋤。鐵頭、木把，靜靜地立在房屋和圍牆的轉角處，像一個無所事事的老農，呆坐在陽光之下，滿面鏽色，毫無光彩。我們彼此打量，彷彿似曾相識，但卻熟悉又陌生。

多年前，當我還是一個鄉間少年，幾乎每天都要和鐵鋤打交道，常用它挖土、掘石、鏟草、或修正門前的路。那時的鐵鋤，鋤面銜亮，銀光閃閃。由於鋤把天天握在人們的手中，也顯得結實細膩、圓潤光滑，彷彿表層塗了一層蠟或油。至於其所具有的用途和功能，不用強調，一看便知。如今，它被長期閒置在角落，似乎一切都被厚厚的鏽跡所掩蓋，包括它的名字、它的身份和它存在的意義。偶爾遭逢某一瞬間的茫然，竟疑惑：這東西到底是「幹什麼吃的」？

久違了，那些目標簡單、明確的困苦

時光！那時，我們似乎每天都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；身邊的每一件熟悉的事物，也都能明瞭其存在的意義，比如鋤，比如其他，因為沒有一件是毫無用場的擺設，或有意無意的棄物。

也許，一切的存在和意義都需要某種方式的確認。我何不就用那把無人問津的鋤，在它命定的泥土上挖一個坑出來，然後再栽上一棵可以活得比我的生命長度還要長幾倍的樹木。於是，我開始揮舞起鐵鋤，在一片土石參半的空地上，奮力挖掘。

薄薄的鋤刀透過泥土，擠在土下的石縫裏。我用力踩下去的時候，雖然伴随着硬物與硬物碰撞所發出的哧哧響聲，但還是感覺鐵鋤的凹面在石頭的阻擊下發生了幅度不小的扭曲，腳下明顯感覺到了一「空」。那種空，沒有過同樣經歷的人，很難體會。當然，體會到了，也很難描述。簡潔地說，就是徒勞無功。你以為進入很深，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進展。抬頭，望

一望四周，覺得自己很唐突、很無能，也很泄氣。但不管感覺有多麼的不自在，勁兒還是不能鬆的，堅硬土石堆在那裏，唯一的選擇也只能是奮力堅持。

將鋤從土石中抽出查看，那鋤並沒有受到任何損傷。反而，因為土石的劇烈摩擦致使鋤面上的鏽跡消失而顯出其本來的光芒。就像它從前的主人——我的父輩們，似乎終日的勞累和沒有勁頭的困苦，隨時都有可能把他們的意志或生命摧毀，但每次定睛審視，他們都依然保有着不屈不撓的激情和堅韌不拔的耐力。

以鋤掘土的時代已成過往，生活似乎也不再簡單。但一把鋤在手，不斷重複着一個簡單向下掘進的動作，卻讓生命體驗變得無限複雜起來。隨着鐵刀碰撞石子的響聲，我感覺到了周身的疼痛，那疼痛卻不知來自肉體還是靈魂。恍惚中，我正在變成是一把挖掘的鋤，艱難切入透明的時光。或許有一天，我終會挖短了歲月，但終究要磨「鈍」、磨「禿」了自己。

讀馬英九回憶錄的聯想

郭一鳴



「回首這一路，有得有失、有悲有喜；雖功成事立，卻也有未竟之業。凡是願意拿起這本書翻一翻的人，我都衷心感謝，正是你讓我有一個再次檢討的機會。——馬英九」。周日逛書店，看到《八年執政回憶錄》一書，馬英九口述、蕭旭岑著，封面設計醒目印刷精美，拿起來看到書的背後馬英九這段話，決定掏錢買下。

我曾經是「馬粉」，馬英九執政期間，老友自創兄每年回台灣過春節，返港後見面總會轉贈一個印有馬英九簽名的利是，最後一次收到是二〇一六年猴年春節，每一個「馬氏利是」我都留作紀念品。馬英九的謙謙君子形象和清廉自律的品德，廣受香港媒體好評，記得他在台北市長任上曾經訪問香港，還到廣華醫院找回他的出世紙，那幾天香港颳起一陣「小馬哥」旋風。

二〇一三年是馬英九第二屆任期的第二年，香港新聞界訪問團到台灣，原本希望馬英九能接受我們採訪，可惜有關方面未能作出安排，吳敦義和我們談了一個小時，基本上只是重複馬英九的兩岸關係論述。其實，當時馬英九已經沒有連任包袱，如果他能在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方面多走一步，例如同意展開兩岸政治談判，局面可能很不一樣。兩個任期八年，馬英九對涉及統獨問題的處理手法一直顯得過於小心謹慎，例如他在回憶錄中承認，上台後對阿扁時代「去中國化」的高中歷史課綱只作出微調而未有撥亂反正，對此必須「深自檢討」。直到馬卸任前夕，兩岸關係才出現高潮：在新加坡與習近平主席舉行歷史性的「習馬會」。

回憶錄花了整整兩章，佔全書近七分之一篇幅談「習馬會」，當中不乏未曾公開的「內幕」。早在二〇一三年六月，接任國家主席一年多的習近平就以清華校友身份，在北京會見曾任台灣清華大學校長的劉兆玄，而劉兆玄曾在馬



◀馬英九新著《八年執政回憶錄》資料圖片

英九任內擔任「閣揆」，就是在這次會面，首次確認兩岸領導人會面的意願。馬英九指示「國安會秘書長」袁健生積極評估可行性。但回憶錄寫道，「馬英九態度審慎，加上內部又有不同聲音」，原規劃當年在新加坡舉行兩岸領導人會面，最終由馬英九拍板，沒有進行。又經過雙方幾個來回，時間到了二〇一五年十月，國台辦和陸委會首長在廣州開會，確認「習馬會」於當年十一月七日在新加坡進行。當天下午三點，兩岸兩位領導人習近平和馬英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歷史性會面，兩人握手一分二十一秒。

李光耀說，我只做正確的事情，不管是否政治正確。馬英九執政八年，常常被批評患有過於執著政治正確的「潔癖」，上文提及他不敢對「去中國化」的課綱作出撥亂反正，無非是不想被綠營指摘政治干預，這也是他任內負評頗多民望大跌的重要原因。當他終於明白兩面討好只會落得兩面不討好，拋開顧慮做他認為正確的事：舉行「習馬會」，總算給自己八年執政留下精彩一筆，雖然時間上遲了一點，距離他正式卸任只有半年時間。

不過，當馬英九想做另一件正確的事情：推出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時，卻引發「前所未有、衝擊兩岸關係與台灣內部政治版圖的巨大政治海嘯」，他

所指的就是學生佔領台灣「立法院」二十多天的「太陽花學運」，最終導致兩岸服貿協議破局。馬英九用「那些讓台灣滯滯不的罪人啊！」做這一章的標題，可見在事隔多年之後，他依然對事件深感痛心。

馬英九在《序——走這一路》中承認，自己在任內犯了錯，有重大施政失敗，「民衆的責難，我自當承受；唯有謙卑的鞠躬，才能再挺起身來」。此時此刻在香港讀到這段話，真是十分感慨。中國人一旦做了官，特別是做了大官，最難的就是自省和認錯，清康正派、學養深厚如馬英九，也只有在卸任退休之後，在離開權力之後，才會真正反思自省。至於馬英九透過「再次檢討的機會」，對他的「未竟之業」是否有所幫助，我是有所保留，畢竟他已卸任，在台灣社會、在國民黨內的影響力還有多大？

走筆至此，蔡英文在黨內初選擊敗賴清德，成為明年一月台灣大選綠營唯一候選人，而藍營初選出現多人混戰，局面尚未明朗，馬英九基金將於月底舉辦論壇，郭台銘、韓國瑜和朱立倫將同台交鋒，這本《八年執政回憶錄》於此時推出，似乎不是純屬巧合，馬英九會是造王者嗎？

他的「未竟之業」能否有機會重新啓動？我們不妨走着瞧。

飲食男女



今日夏至，香港迎來最濕熱的季節。去年也是夏至時分，濕熱的空氣中，瀰漫着種種食欲不振。每當此時，泰國菜浮現腦海。有人說，想吃什麼就是身體缺什麼。酸酸辣辣香香甜甜的泰國菜，特別是堪稱泰國國菜的冬蔕功湯，總能給這籠罩着的暑濕一些清風拂人醉的清新、還有傾情千刀碎的酣暢淋漓，過後便是月上柳梢頭的靜謐恬淡。上網查，香港最好吃的冬蔕功湯在哪兒，原來，佳餚近在眼前。直奔樓下。

這是一家再低調不過的泰國菜，或者可以說是泰式小酒吧，抑或泰小店。中文名是鉢棧，英文名是Cafe y Teberna，從名字來看，棧本小巧，又疊加了Cafe（小咖啡廳）和Teberna（街市小門店），可想而知的玲瓏。玻璃趟門拉開，精敏感撲面而來。一個餐廳是否用心，一進門就能判斷，這種氣場是一種瀰漫在空氣中的認真，穿堂而過的人和物，都會被店家的心感染。至於食物本身，就是這所有氣場、物質、人心結合在一起

夏至食泰

馬 超

的順理成章的出品。這是物理量子感應的一種客觀存在。足夠細膩的，都能感受得到。

於是，空間利用功力盡顯眼前，不到十張小巧的二人台，也可將二張台拼成四人台；進門左手邊是一張吧台桌，上面掛滿了紅酒杯、台上放置着威士忌杯、還有啤酒杯；中間一個過道，過道只能容得下一個人行走，因為寸土寸金，類似簇擁小店在香港比較常見；牆上是涂黑的，上面掛滿了精心拍攝的泰國菜餚照片，秀色可餐錯落有致。

只有不到十張二人小桌的小店，所以只能容納一位服務生「跑堂」。雖然繁忙時段可能招呼不周，但是吃小店的情懷，儼然回到小學初中時代，因為家人忙着不能照顧孩子吃飯，幾家人在學校附近共同找一家人，阿姨負責煮飯給小朋友們一起吃，人稱「小飯桌」。憨厚的講着粵語的泰國小哥，雖然記錯了菜，我們也願意將錯就錯地收下這道菜，並不會產生厭惡嫌棄之情。這裏，吃出

了鄰家小館的和睦溫情，也喝出了異國小廚的熱辣情誼。

沒想到，人生最美風景總在不經意。不經意上錯的炸軟殼蟹沙律，特別美味。外脆裏嫩味鮮的軟殼蟹，配上檸檬汁，不膩不油不腥。最懼怕的炸軟殼蟹，是外濕精裏硬渣，那是不可以原諒的。將錯就錯，可能有驚喜。其實是包容心，給了人生別樣的風采。無處遁形的，是小肚雞腸的錙銖必較，各退一步，就可能是海闊天空。

吃了幾次，每次必點的，就是和這家泰小店結緣的冬蔕功湯。冬蔕功湯，堪稱泰國的國菜。據傳，一位華裔國王鄭信王，為森運公主生病時茶飯不思，令御廚創作的開胃菜。想來特別適合夏至的溽熱，排濕驅風開胃營養。這冬蔕功湯，做到了極致的，是酸辣甜香的淋漓酣暢，沒有半點遮遮掩掩或者是為改良而改良的味道。一是食材用的好，蝦、蘑菇、番茄，夠新鮮，炒製火候到位。



◀炎炎夏日，一碗冬蔕功湯酸辣開胃 資料圖片

二是香茅、紅椒、椰汁、青檸的配比得當。有人說，湯是最簡單的菜，筆者不敢苟同。湯要煮好，非常考驗食材、配比、火候、次序。耐用心否，大繁至簡。

本以為是香港人開的，吃過幾次才知，原來是幾位會講粵語的泰國人開的。老闆娘看起來很泰國，不乏幾分泰國女孩子的淳樸。每次請初來香港或者外地來的朋友到這家吃，總能滿意而歸。香港的包容、多元、國際化，從一間或幾間東南亞風情小店，略感一二。這些外來人，能夠安居樂業於此，用

心經營那一間小得不能再小的店鋪，多虧香港的開放包容。記得讀書時候，有位同學學講泰文，於是總會到灣仔一帶尋泰味。灣仔不乏泰國菜，每家有自身的特色。前幾天幾位重慶朋友來香港，特別讚賞香港的泰國菜好吃，他們住在尖沙咀，吃了酒店附近泰國菜，讚不絕口。

不錯，你若用心，人盡皆知。正如你若盛開，蝴蝶自來。快節奏的世界，還能不乏用心做事的人，包括這些外來的泰國人，這是香港值得自豪的品質。如果每個人能夠堅守那一分芳草地，人心何畏浮華，世態又何畏炎涼。共同守護好香港這片港人心中的芳草地，多一分匠心，少一分紛爭；多一分包容，少一分譴罵，我們才會成為世人心中的芳草地。

夏至伊始，暑濕燥熱，願港安好，泰實祥和。